



畧論中觀派及其唯識思想

一、中觀派的形成及其傳承

在大乘經流行一個時期，積有很多種類以後，有些大乘學者就據以組織學說，進行弘傳，率先做這件工作並取得很好成績的就是龍樹，繼承他的學說發揚光大的是他的弟子提婆。

龍樹亦譯龍勝、龍猛，約公元二至三世紀出生於南印度毘達婆國，屬婆羅門種姓。他幼年曾學五明，以後皈依佛教。初習小乘教觀，隨後在雪山一帶得大乘經典，系統地闡述和建立了大乘佛教中觀派理論，深受南印度安達羅王朝引正王的推崇，晚年住黑峯山（今哥斯坦河下游）。一說晚年住阿摩羅縛底大塔西北五十公里的吉祥山，並傳他為王子所害。

龍樹是大乘中觀派學說的創始人，對於他的生平，有不少附會的傳說。比較可靠的原始傳記，是姚秦鳩摩羅什譯的「龍樹菩

薩傳」。龍樹進一步發揮了大乘佛教的般若性空思想。他說的「空」，既不是「零」，也不是「空無」，而是指「不可描述的」實在。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以及人們的認識，包括感覺、概念、意識和地、水、風、火等元素都是一種相對的、依存的關係，是假借的概念（假名），是不真實的，它們本身沒有獨立的實體或自性（無自性）。宇宙萬物的真實性是空，亦即「中道」。「中道」就是不能用言語分別，不能用概念體證的一種最高存在，也就是「非有、非無、亦有亦無、非非有非無。」他又認為，有為法空，無為法亦空。我空，無我亦空。生死空，涅槃也空。他提出了真諦和俗諦的二諦說，用來解釋宇宙萬物存在的矛盾。他說，釋尊為那些被無明覆蓋的凡夫說法時，採用俗諦，承認世界和衆生真實存在；但為那些已經消除無明、洞察真理的聖人說法時，採用真諦，否定世界和衆生的真實性。認為只有從俗諦入手，才能達到真諦。「中論」說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

蔡惠明

（未完）

義。」

龍樹在論述世界的非真實性中，爲了破除名相，排除因緣關係，根據「雜阿含經」諸經的啓示，提出了「八不」的學說，就是：一、從實體方面看不生不滅（「雜阿含經」第二六二經、三〇一經謂離有離無）；二、從運動方面看不常不斷（「雜阿含經」第三百經、第九六一經謂離斷離常）；三、從空間方面看不一不異（「雜阿含經」第二九七經謂離一離異）；四、從時間方面看不來不去（「雜阿含經」第三三五經謂離來離去）。認爲這四對對立的範疇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，也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依據，在每一個範疇的前面加上否定的「不」字，說明事物存在和認識的相對性、不真實性。同時他又從「空」的根本觀點出發，不但認爲世界是不真實的，而且認爲涅槃也是假象，如「中論」說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。世間與涅槃，也無少分別。」又說：「涅槃之實際，及與世間際，如是二際者，無毫釐差別。」只要消除無明，就可達到涅槃。在他看來，涅槃是無得亦無至，不斷亦不常，不生亦不滅，排除了生死干擾的寂滅境地。這些基本思想爲大乘佛教的宗教和社會實踐開拓了新的道路，對後來中國佛教的三論、天台、華嚴和禪宗等宗派有很大的影響。

提婆約公元三世紀生於師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，也稱迦那提婆（意爲獨眼提婆），意譯爲聖天。傳說他是一個王子，捨棄王位出家，學婆羅門學說，見多識廣，富有才辯。因仰慕龍樹名望，特從師子國到橋薩羅去求論義，禮龍樹爲師。他曾游學於中印、北印等地，並先後在珠利耶國和鉢羅耶國定居。在波吒厘（華氏城舊都）曾和佛教及佛教以外的各派哲學家進行激烈的辯論。雖然他的學說曾使一些外道折服，但是他終於被外道所害。他的傳畧有鳩摩羅什譯的「提婆菩薩傳」、「付法藏因緣傳」和「大唐西域記」。

提婆繼承和發展了龍樹的中觀學說。他認爲世間一切事物和人們對其的認識都是相對的觀念，不過是由於人被無明所覆蓋而主觀臆造的一種假名；世界上各種事物的名稱雖然不同，但就它們的實相而言，是沒有差別的，一切都是空。有爲法空，無爲法亦空，諸法空不可得。但他並非只消極地解釋龍樹的空觀，而是進一步提出了「破想」的正觀。「破想」不僅是破除主觀的想像能力，而且也是從客觀上破除客觀的存在，即破境，他主張只有破境，才能破識，證得空見。

提婆還對龍樹的二諦說提出了「真假」問題。認爲「諸世間可說，皆是假非真；離世俗名言，乃是真非假。」辯證地指出，以思維語言了解的法（一切存在）都是假有，只有離思維語言所了解的法才是真有。也就是說，法若是可說的，一定是假非真；如果是真的，定不可說。因此，爲了使人了解真諦，必須從假有的俗諦着手，然後離開假有，方能進入真諦（第一義諦），這樣的說法，比龍樹的不偏於俗、不偏於真又跨越了一步。他在與其他學派的辯論中，發展了龍樹學說。如用「空」來破斥異見，主張一破到底，「破而不立」，如果立了自宗，就會給別人留下反駁的餘地，所以他破一切宗時，首先聲明自己武器也是「空」。在破斥的方法上，則採用三分法，即破有、破無、破亦有亦無，這不同於龍樹的破有、破無的二分法。

繼龍樹、提婆之後，闡述中觀理論的有羅睺羅跋陀羅，在羅睺羅以後的二百年間的傳承記載不詳。至六世紀時，佛護作「中論注」，清辨著「般若燈論釋」與當時流行的另一種思潮——唯識論開展「空有之爭」後，大乘佛教才開始分中觀派和瑜伽行派。佛護和清辨雖然都自稱弘揚龍樹、提婆的中觀學說，但他們對空性的認識和論證的方法都各自不同。因此中觀派又分爲應成派

(舊謬論證派)和自續派(獨立論證派)。應成派佛護繼承龍樹、提婆破而不立的傳統，認為龍樹的空「是遮非表」。這裏說的「是遮」，指從各個方面指摘論敵所說的矛盾性，證明它不能成立，從而否定一切實有自性。「非表」是不提出自己正面的、積極的主張，不肯定任何規定性的存在。應成派認為，不但對空有，而且對空的認識本身也要加以排除(「非唯空有，亦復空空。」)但自續派的清辨等却持相反的意見，主張對空性要用因明的推理形式即比量積極地加以表述，空並非意味着否定一切，而是修持學人在禪思中能夠達到的一種最高境界。應成派的後繼者有月稱和寂天。他們進一步發揮了佛護的「以破顯空」的思想。這派傳至十一世紀初在印度中斷，但經阿底峽傳入我國西藏，以後又經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提倡，在西藏地區繼續得到發展。自續派的後繼者有難誓、室利笈多、闍那迦波、寂護、蓮華戒、解脫軍和師子賢等。七到八世紀後，大乘佛教的一部份派別與婆羅門教互相調和結合，產生了大乘密教。大乘兩個學派開始融合，形成中觀瑜伽行派或瑜伽行中觀派，但從未統一。寂護是中觀瑜伽行派的創建者，著有「攝真實」等，他堅持自續派的獨立論證路線，並受到法稱因明學中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影響，認為外界的一切存在，雖然都是識的流轉和顯現，但從終極意義(勝義)上看，僅是「寂滅戲論」或「畢竟空」。蓮華戒對寂護的「攝真實」作了注釋，並著「修習次序」，進一步把唯識學說引進到中觀派內，提出了「無相唯識說」。師子賢則著「八千頌般若解說·現觀莊嚴明」，用般若思想貫通了中觀和瑜伽行兩派理論。他們的思想傳入西藏後，對藏傳佛教顯宗各派有重要影響。

二、中觀學說對大乘發展的影響

龍樹學說形成後，對大乘發展的影響，主要有以下幾點：

一、他的理論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闡述的，如講怎樣正確認識宇宙萬物的現象，如何運用概念得到正確的認識等。這個方向決定了以後大乘發展的途徑。龍樹的立說，有的贊同，有的反對，既有發展也有分裂，但是都沒有超越他所指出的方向，即皆建立在認識論基礎上。

例如「中論」的「三是偈」說：「象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偈中所提到的「假名」就是一個例證。「假名」的原意是「假設」或「施設」，後來在原梵文單詞又引出「了」即「識」字，漢譯作「表」或「表業」，含意不但「是識義，而且有「識所表現出來」的意思。龍樹最初提出「假名」這一範疇，「假」用語言表示稱為「假名」，而在思想上的表現則謂之「了」即「識」。後來就說成緣起法是空，但另一方面是「唯假」。向後發展，就說緣起法並有思想上的表現，謂之「唯表」，也就是「唯了」(唯識)。由「唯假」到「唯了」這一思想變化，是值得注意的。初期把「假」與「表」二字通用，後來分清界限，表示兩個不同的含義。可見「唯假」與「唯識」這兩種思想是有先後的、內在的聯繫。龍樹的思想為以後唯識學說的發展指引的方向。

二、「維摩詰經」「佛國品」載：釋尊在毗耶離城外庵羅樹園與眾說法。寶積長者的兒子說偈讚佛，佛告訴他：「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為不思議解脫的張本。龍樹依據「般若經」發揮「性空幻有」的思想，在「大智度論」卷二十九中講到念佛三昧時，也引「華嚴經·十地品」關於「三界唯心」的說法。「一切唯心造」是他思想的基礎，對以後大乘的發展，特別是對無著、世親建立瑜伽行派，影響是相當大的。瑜伽行派以唯識為中心，提出「三界唯心」、「萬法唯識」，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龍樹。

三、龍樹的學說有破有立，提婆的學說一破到底，總的說來都是以破為主。一部「中論」二十七品，有二十五品是以破的方式出現的。古印度邏輯學說，導源於辯論術。印度各學派之間的辯論，目的是指出對方學說的錯誤，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。在長期辯論中逐漸形成推理方式。其中正理派深入研究了邏輯問題，以五支作法為中心，初步歸納出正確的推理的基本規則和錯誤推理的原因、類型。龍樹對正理派的邏輯學說持否定態度，著「迴淨論」（有漢譯本），總破正理派的「量」與「所量」；又著「廣破論」（有藏譯本），破斥正理派十六句義，即今本「正理經」十六句義。他在「迴淨論」中根本駁倒了認為「量」可以認識一切的說法，而主張「現量」和「比量」都不可以作為認識的手段。這並不與他自己的學說自相矛盾。因為龍樹破正理論的，只是否定他們片面的、執着的方面，破斥他們不能超過單純推理階段，不是全部否定。龍樹的方法不片面，也不單純，而是帶有辯證的意味，這與他的中觀思想相一致。中觀既不片面講空，也不片面講假，而是二者統一是中，就是辯證地看問題的。這種方法對大乘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，以後大乘學者對此都有進一步發展。龍樹還提出如果運用概念，就會落入戲論，這是很自然的。而使它不落戲論，就須在思想上怎樣運用概念的問題。中道就是所說道理，不墮極端，脫離二邊。「大智度論」卷四十三：「常是一邊，斷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。」又說：「諸法有是一邊，無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。」八不中道，就是中觀的基本法則。在龍樹看來對生滅、常斷、一異、來去等現象，都不能執着，如果執着了，就等於戲論。戲論是個比喻，在印度把人們認識上的概念也看成是名言，儘管未說出口，但構成了概念，就是無聲的言說。名言有有用的、無用的、正確的、不正確的，無用的或不正確的名言就是戲論。佛陀所說的緣起是超出戲論，是消滅戲

論，也可說是寂滅狀態。所以頌說「善滅諸戲論」。這句話含兩層意思，一是息滅諸戲論，二是息滅戲論後成為寂滅狀態。他所指出的方向以及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對以後大乘理論的發展影響深遠。

四、在實踐方面，由於龍樹把世間與涅槃打成一片，因而主張對世間技藝以及為人類服務的知識都要研究，後來歸結為五明，就是內明、聲明、因明、醫方明、工巧明。「大莊嚴經論」卷五有「菩薩習五明，總為求種智。」在龍樹所著的「菩提資糧論」中也可以看到他的這些主張。據傳記載，龍樹本人是多才多藝的，他不但會煉金術，而且擅長繪畫、雕刻、製香等。這種對世間學問多方面鑽研的主張，實際上就是「人間佛教」的概念，既促進了大乘的發展，也制約了大乘發展的方向。到瑜伽行派護法主持那爛陀寺時，提倡五明並重，蔚然成風。這種風氣還傳到蒙藏地區，藏傳佛教寺院對天文地理、醫藥藝術，都加學習。就從我國來說，不僅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，同時也受到了他們所帶來印度文化的影響。龍樹的功德確是不可思議。

三、我國關河所傳龍樹之學

將龍樹之學大規模地傳到我國的是鳩摩羅什，他原屬印度籍，生於龜茲（今新疆庫車）。他母親後來出家，他也隨母出家，初學小乘，後去罽賓，經月氏、沙勒等國到達莎車。遇見莎車王子須利耶蘇摩，受到啟發，改學大乘。在西域頗享盛名，我國東晉高僧道安在晚年就聞到羅什的名聲，寫信給苻堅建議迎羅什來華。公元三八五年，苻堅命大將呂光率軍滅了龜茲，將羅什擄至涼州，被留居達十五年之久。直到四〇一年姚興即位，才被請來長安，主持譯經事業，譯出龍樹的「大智度論」、「中論」、「十二門論」和提婆的「百論」。這些譯本除在文字上力求正確外

，還對其卷帙斟酌選擇。如「大智度論」只全譯「小品」經文，而將其他各品畧譯，「三分去一」，刪節不少。總的看來，羅什所傳龍樹學說就是「四論」。雖然從「四論」中可以看出龍樹學的理論體系，但「四論」並不能概括全部的龍樹學說。如尚有「十住毗婆娑論」、「七十空性論」等。

貫穿於四論中的主要思想是實相學說。實相相當於後來組織的大乘學說為境、行、果中的「境」。境是行果所依，是行果的理論基礎。龍樹對「境」的論述，就是「中道實相」。用中道來解釋實相也就是以二諦相即來解釋實相，從真諦來看是空，從俗諦來看是有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既看到空，也看到非空；同時又不着兩邊，便成鳥非有（空）非非有（非空）。羅什曾撰「實相論」二卷，惜已不傳。但反映了他所傳龍樹之學的觀感。

中道聯系到二諦，即空是真諦，有是俗諦，二者統一起來成中道。這在「中論」中講得很清楚。羅什所傳的龍樹之學這是一個重點，對以後中國佛教各宗派的發展都有相當的影響，最顯而易見的三論宗。三論宗以二諦說立宗，尤其強調言教二諦，認為佛陀說法，都有所為而發，因此二諦不外乎言教，不能隨所說而有所執着。其次又影响到天台宗，因為該宗也是以中道來解釋實相的。

姚興對涅槃會提出三點看法：一、涅槃不應分有餘、無餘二種，因為涅槃無神思，達到究竟，自不能再有區別，如有區別，就有名言，而涅槃則是離名言的。二、得涅槃應有一個過程，如斷惑要逐漸地斷，這就牽涉到頓悟或漸悟問題。頓悟是一下子斷，漸悟則是逐漸斷。三、涅槃應該有得者，如果一切皆空，誰得涅槃？

羅什的弟子僧肇著「涅槃無名論」，就姚興、姚嵩提出的問題作了解答。他對姚興所提的三點看法提出這樣的意見：一、關於涅槃是否應分有餘、無餘問題，他認為應該看到證得涅槃的人尚有三乘的差異，因此所得涅槃也應該有所區別。二、關於頓漸問題，僧肇以為應該是先漸後頓。在八地以前是有階次的，到八地以上得無生法忍就可任運自在，因此雖然般若本身是要達到無餘（無名），但就能得的方面來說，還有層次，還有區別的。三、關於誰得涅槃問題，僧肇認為這種看法也是人之常情，但實際上，如果了解涅槃真義，就不會產生這些分別。羅什門下以傳「四論」、「三論」來說，最純粹的當然要推僧肇。羅什曾說過：「秦人解空第一者，僧肇其人也。」所以後世講到關河傳承，都是什、肇並稱。僧肇之後，傳承就無可考。將「三論」合起來講，是從僧肇開始，他曾作「三論義疏」，還有僧鍾，善講「百論」。但僧導一系，因為同時講「成實論」，被看作成實師。僧嵩也講「三論」，後傳僧淵，再傳曇度，都因兼宏「成實」而被列入成實系統。僧導、僧嵩兩家之後，弘揚「成實」之風大盛，並傳到了南方，「三論」曾冷落一時，甚至「肇論」也被視為和「成實」的講空、假一類。這種情況，一直繼續到後來攝嶺（棲霞山）的法朗重倡「三論」，才出現三論師說，而有吉藏創立中國三論宗。吉藏的弟子慧灌把三論宗傳到朝鮮、日本，在日本奈良時期一度很流行。

三論學說在初唐盛極一時，後來逐漸不振。中唐傳三論尚有人在，會昌禁佛後，因三論章疏被毀殆盡，幾成絕學。清末海運暢通，楊仁山從日本將失傳的三論章疏著作取回，我們方能探討而窺其全貌。當今應該對龍樹之學整理研究，繼續弘傳，發揮它的潛在力量，促使佛教全面復興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